



[美] 亚历克斯·哈里 大卫·史蒂文斯 著
陈淑萍 译

王后

《根》的续集
(上)



ALEX HALEY'S QUEEN



译林出版社

版 权 声 明

经作者和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本社
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

-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
书 名 王后——《根》续集
Alex Haley's Queen—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Family
作 者 [美国]亚历克斯·哈里 大卫·史蒂文斯
Alex Haley & David Stevens
译 者 徐淑萍
责任编辑 尹礼荣
原文出版 Avon Books, New York, 1994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 165 号)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照 排 江苏图片社电脑照排中心
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(地址:丹阳市)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5.875
插 页 4
字 数 664 千
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 册
书 号 ISBN 7—80567—615—1/I·334
定 价 (平装本两卷)26.00 元

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上 卷

第一部分 血缘关系	(1)
第二部分 融合	(203)

第一部 血缘关系

山胡桃树万岁
山胡桃树万万岁
它的枝桠将在
暴政的坟上摇曳
为勇敢自由而开花

——这是一八五三年爱尔兰总统大选活动的歌曲

四月里一个寒冷而且下雨的夜晚，詹姆斯·杰克逊二世，也就是杰米，在都柏林某处的阁楼中立下了一个神圣、庄严的誓词。

“在庄严的上帝面前，我——杰米·杰克逊发誓，以代表所有爱尔兰人的平等、完全、公正为责任，在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中成立一个同盟会。我不会因为期待、恐惧、报酬或严惩而告发组织中的任何人，或据证倒戈。上帝请帮助我。”

那是一七九七年，杰米当时只有十五岁。在那个房里另外还有十一个人，因为没有有一个地下组织的密室可以容纳十二个人以上。杰米受到叔叔亨利的鼓励而进入这个组织，一方面因为叔叔的口才说服了他，另一方面因为组织需要人力来抵抗英军，但是多半还是出自杰米对叔叔的敬仰，使他愿意加入组织，并且保护他叔叔的安全。

三个月前，四十艘满载一万二千人的法国船队，驶向爱尔兰南方的班芝湾，要把英国人驱逐出境。

在旗舰“不屈不挠”号上的指挥官渥尔夫·佟，是他让拿破仑相信可以打败英国。当时的气候对他们不利，狂风暴雨令法国船队的人沮丧。这场暴风雨肆虐了六天，迫使这些船只一一切断绳索以寻求避风港，只有“不屈不挠”号在海上孤立。最后它也疲惫不堪地回到法国。

当撤退的消息传到都柏林城堡中，由国王乔治三世亲自任命的克雷尔首长，也就是爱尔兰的上院议长，发表了一篇欢欣鼓舞的文告。“这是新教徒的胜利！说明了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。”他加强

对爱尔兰共和国运动的镇压，他大肆发布斥责言论来对抗不让步的爱尔兰农民，最后他下令戒严。英国军队的残暴和克雷尔的命令，震惊了大多数的人民，杰米也被他看到的暴行所惊吓，而决定要与爱尔兰运动共存亡。在他的新教徒家庭中，他并不是唯一立下如此危险承诺的人。

他的大哥约翰和其他三个兄弟，早已离开爱尔兰到美国去了。他的大姊艾俐诺嫁给一个秘密组织的领袖奥立佛·庞德。他的二姊玛莎和休兹·汉纳结婚，杰米认为休兹是“黎明行动队”的一员，也就是一个大部分由农民阶级组成的保安团体。当黎明将近时，他们尽其所能向入侵的英军报仇。他的三姊莎拉和休兹的弟弟吉米·汉纳订婚，在巴利湾时，杰米还是小孩子，吉米·汉纳曾经是杰米的家庭教师，他唤醒了杰米的社会意识。当杰米在都柏林念书时和叔叔亨利·杰克逊住在一起，当时亨利就已经是杰米所加入的秘密组织的领导人。

然而杰米并不像一般的改革者。在这个组织的十二个人当中，他排行十一，他生来就比较富有，又在特权和被保护的环境中长大。他的父亲，詹姆斯·杰克逊，在摩纳亨郡里加利麦克斯附近的巴利湾，拥有好几亩田和一个亚麻工厂。因为当地有些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信奉英国人的宗教，并且尊重他们的权势，英军对这些人颇有好感。詹姆斯·杰克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迹的。

性情冷酷，思想狭隘的詹姆斯·杰克逊虽然喜爱英国式的生活，但是他对旧教的农民却有些许的同情。令他惊讶的是，他的子女都选择接受民族运动，迫使他所赖以生业的事业成就，以及他们的财产承续岌岌可危。詹姆斯并不知道因为他的冷酷严肃，使得他的子女们转向热情的政治同志中，去寻求友谊和爱。除了生育方面的事情外，他对家庭没有感情，又被自己的太太孤立。除了床上的激情以外，饲养能拿冠军的赛马是他唯一的感情寄托。

当杰米十八个月大时，妈妈，玛丽·斯蒂尔·杰克逊生下了华

盛顿。三十五岁的她因为生产的疲累以及没有爱的滋润，在孩子生下四个月之后就去世了。管家贾格丝便成了杰米和他弟弟的代理母亲，她对杰米视如己出，让他沐浴在她的母爱里。信奉旧教的贾格丝有着沙哑的声音、满口缺牙和丰满的胸部而且非常迷信。她也是杰米的妈妈的心腹，是她把杰米的妈妈从小带大的，她就有如忠实的朋友般，服侍着杰克逊一家人。玛丽死后，她用农民的土方法来管理这个家。当她面临困难时，她会在自己胸前划个十字，再挥动一根木棒代表驱赶困境。有时在喝了几口主人的白兰地后，她口里会喃喃自语地说些粗话。而她也熟读书中每一个爱尔兰的迷信，几乎能倒背如流，尤其是传说中用来安抚小精灵的那些故事。

贾格丝带领杰米走出他父亲冷酷、无情的世界。她每星期有好几次会去看她的妹妹玛莲和妹夫派屈克，她的妹夫是邻近一座汉米尔顿田园的佃农。玛莲有个儿子叫西恩，和杰米同年，贾格丝每次来访一定带杰米同行，因为她认为这孩子需要玩伴。虽然来自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，杰米和西恩很快地成为好朋友，并在彼此的陪伴下成长，他们的情谊已远超过一般玩伴。

对一个来自冰冷又拘泥形式的家庭的杰米而言，玛莲朴实的家有如天堂一般。这个房子有茅草屋顶、砖泥墙和泥土地，还有多彩多姿的家庭气氛，有笑、有情、有时也教人发愁。织布机是房子里最大的家具，到了冬天，牛也会和这一家子住在一起。

杰米喜欢这种简单的农家生活。当他进门时，他会依照贾格丝所教的说“上帝保佑我所看到的一切”。他学会了一些盖尔族语。当玛莲在搅拌制造奶油的过程中，她会细说这个制造奶油的传说给他听，如果他在搅拌过程中把牛奶撒出来的话，他将注定会有个酗酒的妻子。如果有人对自己的牛眨眼睛，他也会知道如何破解这个诅咒。如果奶油打翻了，就把搅拌棒搓三下，然后把它放回搅乳器的瓶口，再把一些奶油涂在泥墙上，做为给小精灵的供奉。

他喜爱吟游歌手所述的精灵和鬼怪故事，他相信邻近含神秘色彩的克利夫山有传奇人物存在着。他喜爱盖尔族的伟大历史，以

及爱尔兰的守护圣徒巴特瑞克，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和击杖驱蛇的事迹。他了解桂冠诗人的辉煌时代，和北欧海盗在克隆特夫被布赖恩·博鲁击败的史实。从亨利二世一直到冷酷的奥利佛·克伦威尔，漫长的不列颠入侵史使他明白，不列颠对这个绿宝石岛（爱尔兰岛的别称）的吞并野心，大批新教徒从英格兰前来定居北爱尔兰，以便减少天主教的压力。他听说过爱尔兰人在伯恩之役失利后，被不列颠压迫以及反抗的历史，还有天主教被压制排斥的情形。

他为历史上因马铃薯欠收所引起的大饥荒而流泪，那次饥荒使人口减少到原先的十分之一，并且迫使大量幸存者离乡背井，大部分人都去了美国。他诅咒英军的所作所为，只因农民无法供应粮食和支付租金，而没收了他们更多的土地。他为“白衣少年”的故事热血沸腾，他们是一群拒绝缴税的农人，在夜里骑着马去割掉税收人的鼻子和耳朵，但从不伤害无辜。

他更为那些“白衣少年”被人报复的传说感到哀伤。有些少年被正燃烧沥青的焦油纸帽套在头上，因痛苦尖叫又不能甩掉这把火而遭人嘲笑。

当他听到这些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人、掠夺和强暴的故事时，他的热血便为之沸腾不已，英军甚至放火烧农夫马车上的稻草，再用着火的马车去撞农舍，他们以此为乐，当房子着火时，只会引发他们邪恶的大笑。最重要的是，杰米热爱西恩，并试着模仿西恩的英雄行径。原来的杰米是个温和又好学的男孩，他为自己对母亲的不了解以及得不到父爱而感到伤心。但是从爱嬉闹的西恩身上，杰米发现他是个可以填满内心情感空虚的朋友。在他们的童年生活里，天天形影不离，一起在巴利湾和加利麦克斯之间的街道上游荡，调皮的西恩带着天真的杰米到处惹麻烦、冒险和恶作剧。

西恩教杰米玩投掷的游戏，也教他如何从泥煤田中，切下泥炭再堆在手推车里，然后带回家晒干做为生火的燃料。他们到杰克逊家的亚麻厂去看西恩的爸爸，杰米惊讶地看着这项艰辛的工作。西

恩的爸爸把亚麻剪下来然后拍打，农妇再吃力地在大型蒸气壶上把抽成丝的亚麻漂白。他们一同在一年一度的巴利湾市集尽情狂欢，工匠、小提琴手和愈来愈多喝醉的农民在跳舞，醉酒表演的节目也愈来愈多，他们望着那些手拿短棒身穿燕尾服的人哧哧地发笑，这人借着找壮汉站在他的外套上和他打架以讨生活。骑师们身穿光鲜的丝质衫令他们眼花撩乱，他们为赛马胜利而欢呼，直到喉咙疼痛为止。接下来，他们在马匹拍卖会上装腔作势地喊出他们付不起的价钱。

当他们长大些，杰米的父亲带回一个情妇，叫莎拉·布莱克，她住在加利麦克斯。西恩教杰米懂得有关女孩子的事，也教他了解性的奥妙。当杰米无法理解他父亲对母亲的不忠而感到苦恼时，西恩让他第一次尝到了啤酒和私酿威士忌酒的奇妙。在所有的事情上，他们都像兄弟一般，尽管年龄相同，却似乎总是西恩带头杰米跟进。他们用年轻来弥补两人生来不平等的社会地位，尽管有差距，他们仍彼此互相教导而从中茁壮成长。有一次杰米要玛莲把他的头发剪得像农村男孩一样短，这更把他自己和西恩视为同等地位的人。当他回家时，他的父亲为此打了他一顿，并禁止他走出家门直到头发长出来为止，此后杰米就留着长发。

任由自己陶醉在这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单纯田园生活里的杰米，渐渐长大了。但是在他内心深处，却还有一个来自父亲的野心和特权社会的阴影，这个世界令他生厌，他渴望回到农村朋友的身边，却又无力逃脱。

巴利湾大部分的土地归莱斯理家族所有，他们是少数贫穷的英国贵族。因为缺少资金，这些落魄贵族乐意接受詹姆斯·杰克逊的借贷却不将他列入社交圈中的人，只当他是一个生意人看待。有时他们认为杰克逊家的孩子，和他们的子女应该可以认识，于是邀请杰米和华盛顿与他们的孩子共度一个下午。杰米和弟弟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，也向贾格丝发誓一定守规矩。马车夫老奎用一辆好

马车配上一匹骏马载他们去。杰米和华盛顿与莱斯理家的男孩和女孩，共度一个拘谨又正式的下午茶时间，他们的女家庭教师也加入在内。这位女教师的举止，就像她穿的衣服和高领子一样，僵硬而拘束。稍后，他们被带到一座小城堡的花园里玩。当他们来到一处边缘长着牧草的围墙前，他们很有礼貌地一路漫步着。一肚子鬼主意的小杰米，怂恿莱斯理家的女孩答应和他一起跳过这丛牧草。

女家庭教师很生气，追在后面跑，提醒女孩要端庄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女孩踩到牛粪而跌倒在地，当杰米过去扶她时，也踩到同一块牛粪。女孩哭了起来，女教师痛骂杰米所做之事。起初他还赔着罪，但是看到女孩身上沾的牛粪比他还多时便开始哈哈大笑，这更激怒了小女孩。

“走开，你这个该死的爱尔兰笨蛋！”她哭着说。女教师打了她一耳光，是因为她讲了粗话，而不是她表现的情绪，女教师把女孩拉开并说杰米是个可恶的小男生，叫他永远不要再接近莱斯理家的小孩。

老奎把男孩们载回家，他的鼻子因座位后方传来的牛粪味而发皱，他的眼睛却因小主人脸上的喜悦而闪亮。华盛顿对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哥哥十分敬畏，而杰米本人则更是等不及地要告诉西恩。

那天下午的事，使杰米和老奎之间的关系有了些变化。以前这位马师教杰米骑马时，总认为他是令人讨厌的小鬼，也是个小麻烦，只要他出现在马厩就会令老奎分神，并扰乱他的宝贝纯种母马。但是自从莱斯理家事件发生之后，老奎除了赛马以外，他开始憎恨英国人所做的每一件事。现在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杰米在一起，并发现杰米的骑马天分。他激发杰米对马的兴趣，而他丰富的知识也令杰米惊讶。他可以详述马厩里每一匹马的血缘关系、马的年龄、或公或母，对它们的世代代更是倒背如流。他指导杰米对马的照顾和管理，介绍有潜能的新雄驹给他。杰米此时虽是个小伙子，但是已经能从老奎那里得到许多对马的知识和热情。因为老奎坚持马的血统不能混淆，所有的马匹都被分住在不同的马厩里，

赛跑用的马在一间，供人骑的马在另一间，工作用的马在第三间。

杰米的父亲詹姆斯经常外出，到贝尔法斯特或都柏林去谈生意。当杰克逊家族的马匹参赛时，他会带杰米一同去，此时詹姆斯变成另一个人。撇开当父亲的责任以及对赛马的热衷，詹姆斯也很关心他的儿子，他教杰米一些有关赛马所有权的事，也教杰米赛马所需的特殊技巧。如果他心爱的“疯狂珍妮”赢了，他会心花怒放地买礼物给他儿子。如果输了，父子俩会一起带着沮丧的沉默回家。

他的父亲经常款待客人，而且在家里举行狩猎俱乐部。詹姆斯利用这些社交活动，来扩张与建立他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社交和生意关系，譬如和莱斯理家族，甚至戴克·汉密尔顿。

汉密尔顿官居警长，他是摩纳亨郡主要的英国人代表。他是绝对的新教徒，对旧教徒没有丝毫的同情。他以严刑重罚对付农民为乐，因为他认为他们是无知的异教徒。这些法律是英军在伯恩战役获胜后所制定的，要让旧教失去金钱、土地和权势。这个法律鼓励人改信宗教，并影响邻居甚至其他家族成员，因为在旧教家庭中只有新教徒可以继承土地。

詹姆斯期望他的子女参与这些聚会，但是他们实在不愿意，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戴克·汉密尔顿。他曾经因为年轻人的抗议，而暂时监禁了杰米的哥哥约翰和姐姐艾俐诺。例如约翰曾为了保护一位学校老师而对抗发怒的地主，而艾俐诺则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迫害旧教徒是可憎的行为。戴克·汉密尔顿对詹姆斯坚决声明且警告他，要严加管教其子女的思想和行为，詹姆斯因此而鞭打约翰，也把艾俐诺锁在房里三天。这导致了约翰移民美国，艾俐诺搬到都柏林。杰克逊家的其他小孩都小心提防着汉密尔顿，当他们享受打猎时，最不喜欢对英国的狩猎者阿谀逢迎。由于受到西恩的影响，杰米深信大部分的狩猎集会旨在追捕爱尔兰农民，更胜于捕杀狐狸和野兔。

存在于杰米和西恩之间的问题，不是教育方式而是社会地位

的鸿沟。杰米的家庭教师吉米·汉纳是个来自都柏林的年轻人，他学问渊博，但一贫如洗。刚从奇提尼学院毕业，正想从这不平等的世界中找出一条自己的路。教室位在杰克逊家的音乐室中，老师和唯一的学生并肩坐在一盏灯下，杰米就这样被带入了拉丁和希腊文，以及数学和历史的古典艺术中。当吉米愈发了解他的学生且愈信任他时，吉米便带领他进入爱尔兰的辉煌历史中。杰米深深爱上这种美丽的词藻背后，所开启的无穷视野：有雨水冲刷的大地、砌白墙的小村庄、以及低沉的天气过后，阳光乍现在英雄与彩虹的光辉里。

以诗为基础，吉米慢慢引导他的学生了解爱尔兰目前的处境，为眼前这个不使国家受外国法令控制的战役，给他一个明确的评鉴，并且教他认得自由是所有语言中最珍贵的字。

西恩的学校在一排树篱后面，英国当局阻止农民受教育，深怕他们会叛乱，而且这所学校的许多老师都和自由运动有关。老师们在任何可教学的地方上课，不管是排水沟中或是灌木丛后，偶尔还能幸运地找到棚子或小破屋。他们的薪水以实物支付，像起火用的泥炭，或填饱肚子的食物，有时是一片培根肉或一些马铃薯，一袋餐点，一磅奶油或一些蛋。教科书很少，老师们所拥有的，多半是从昂贵的印刷本上抄写下来的笔记。通常村里的年轻人都是被警告的对象，地主们把老师赶出他们的土地外，还把珍贵的书本给烧了，或是以叛乱罪指控老师们。

西恩的课只有二、三个小时，而且只有在玛莲给老师送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才能去上学。但是杰米却在早上和下午都有课，杰米的姐姐莎拉则是课堂里的常客，因为她被这个家庭教师给迷住了。

吉米·汉纳是透过家庭关系才进入这个家族的。爱尔兰的新教徒为数极少，而且很少是对爱尔兰付出忠诚的。吉米的哥哥休兹是杰米二姐玛莎的朋友，玛莎是在都柏林完成学业的。这两兄弟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俊男子，并且献身于爱尔兰运动，这两姐妹玛莎和莎拉则是既任性又倔强。由于缺乏双亲的指导和爱护，她们非

常渴望被爱。大姐艾俐诺成为他们的榜样，因为她带头反对他们父亲及所有代表他父亲的一切，为的是使父亲能多了解他们一些，或使父亲能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。她们被真诚的爱国心所感动，也在生活中看到了伟大的爱尔兰运动。就像爱尔兰的处境一样，父亲只是一个管理且统治她们的人，所以她们寻求较大集会的认同，更愿意为追求它的幸福而献身，因为她们打从心底感到孤寂。当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来到巴利湾且走进她的生活，分享她的信念，莎拉就无法自拔地坠入爱河。莎拉会在教室里坐上几个小时，看吉米教书，从他那里了解自己也了解他。

杰米倒是得了些好处。当阴雨绵绵的下午或是温暖的春天里，吉米想和莎拉独处，他便会主动缩短课程，而莎拉的眼睛也会高兴得发亮。于是莎拉打发杰米到老奎的马厩中或是找贾格丝要东西吃，或是去找西恩玩。然后她和吉米手牵手坐在一起，他们有时亲吻，有时交换彼此的想法，吉米的存在温暖了莎拉的心，他慷慨的个性更令莎拉相信她是被爱的。

当莎拉发现布莱克和父亲的关系虽然还不如一般夫妻一样，但是已远超过普通朋友的程度时，莎拉深深觉得受到伤害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父亲不和这个女人结婚，使她可以尽一个做母亲的职责，或是至少一个异性朋友应尽的责任。因为这种痛苦，莎拉转向吉米寻求慰藉，由于缺乏道德的约束，她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他。他们暗地里到自以为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偷偷享乐，然而还是不够周详。有一天，杰米因为西恩生病而提前返回家中，不小心撞见他们在教室里作爱。杰米没有让他们知道，因为处于思春期的他，正沉迷在西恩告诉他有关性爱的事情上，他从门缝里偷窥他们一会儿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却又有点兴奋，于是溜回自己的房里，躺在床上抚摸自己，以满足青春期的需要。

杰米无法保持缄默太久，因为他想在姐姐面前占上风，这种优势对那个年龄的男孩而言是很重要的。莎拉感到羞愧和脸红，并因为他的偷窥打了他一巴掌，大声哭着要求他发誓保密，直到杰米答

应她才再度展现欢颜，从此以后她也不再当杰米是个小男孩看待了。

所以说杰克逊家的小孩，是按着自己的模式成长的，并尽其所能地寻找爱。他们不会不快乐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依赖的本领，并且试着提供彼此所缺乏的东西。这种手足的亲和力不仅在小时候就建立，并且一直跟随着他们，成为一生中安慰的来源和生活的支柱，并从不觉得受到压抑。

然而杰米所想组织的一个家庭，必须是一个可以提供子女他自己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，单单一幢房子不能算是一个家，只能算是居住的地方。

杰米从西恩那儿学到所谓的家，应该是个可以被爱的地方。

当杰米十四岁的时候，他第一次经历到士兵的暴行。好几年来被禁止在公开场合传教的莫伦神父，在山中小洞穴里秘密地传授教义，提供农民心灵的需求。杰米对旧教并不是很清楚，只是经由父亲和其他新教徒告诉他的，说它是一种野蛮的异教，崇拜罗马的一位神甫和偶像，信徒们坚持自己的教派所吃的，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肉。杰米从没见过那位神父，但是却从农民们的口中得知这个人。于是把他想成是一个神秘、超乎自然的神奇人物，和小精灵们住在云雾缭绕的山谷中，用拉丁文演练着与生、老、病、死有关的怪异古老仪式。

当通风报信的人来时，他和西恩正在屋里。这些报信者会带着竹竿跳过树篱和水沟，他们会为爱尔兰村民带来重要的消息。这个报信人小心提防着头发较长的杰米，他用盖尔语和派屈克悄声说着杰米几乎听不懂的话。派屈克也用盖尔语对玛莲和西恩传话，此时的杰米可以感受到他们之中有一股兴奋，但也是杰米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。隔天他和西恩去钓鱼，杰米一直拿报信者的话题来烦他，最后西恩要他发誓保密才告诉他这个消息。就是下星期日复活节时，莫伦神父将在村中的广场上做一个公开的弥撒。

杰米感到震颤和惊讶，因为据说做弥撒是被禁止的，而且如果被英军的支持者或士兵发现，这个教士将会被抓入狱。杰米很渴望知道这桩秘密的宗教，又想明了英军为何要如此迫害这个宗教。然而西恩却很不情愿地答应带杰米参加这场弥撒，并要求杰米在自

己母亲的坟前发誓，绝不告诉任何人。那个星期天他们在西恩家碰面，吃了苏打面包和乳酪后，西恩和杰米一起走到村中的广场上。玛莲和派屈克已在他们之前先走一步了。

杰米不确定他想看些什么，但所看到的却不是他所预期的。在这个广场中一个穿着黑袍的老人，手拿十字架对着聚集在此跪着的村民唱拉丁圣歌。他看不出有任何颠覆的事和任何异教的思想，甚至破坏他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，这只是一个虔诚又单纯的信仰，以及对十字架和它象征的意义的尊崇。

在复活节的那个主日，“基督是复活的王”，杰米听懂了几个拉丁字，从新教徒家庭出身的杰米，并不觉得有任何突兀，因为这和他所接受的教育信仰并无二致。他觉得崇拜的形式有些奇特，可是奇特得优美。他为会众的虔诚与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信仰的执着而感动，虽然这种信仰是被当局所竭力禁止的。

然后军队开进来了，一群穿着红外套的英军士兵进入了城镇。他们的军官骑着马，这位军官把马骑到莫伦神父的面前，指控他犯了叛乱罪。此时愤怒和憎恨弥漫了整个会场，而神父则举起他的十字架。

“和平地去走你们自己的路吧，”他对教徒们说。大家静了下来，留在那儿期待他们的神父平安无事。杰米站在西恩旁边察觉到西恩身上有一股强烈又可怕的怒气，然后西恩怒视着他。

“是你去告密的吗？”西恩愤怒地低语着。杰米发誓没有，但西恩不相信他。

“你知道，”西恩说：“是有人去告密的了。”

莫伦神父被捕并且被绑在村中一口井的柱子上。这个老教士在众人面前被鞭打，然后被无情地拖走。一股明显的愤怒，散布在这群亲眼目睹这场刑罚的民众中，他们嘲弄士兵，但这还不是暴动的好时机。少数年轻人向他们扔石头和土块，但也因此被追打。

他们走回家时，西恩既生气又失望地踢着地板。杰米想说些话安慰他，但西恩却骂他，并且问他是否为目的的富有和新教徒统治